



水边的^的仙茅草

陶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水边的仙茅草

陶江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边的仙茅草/ 陶江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 7-5059-6043-5

I. 水… II. 陶…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8212号

书 名	水边的仙茅草
作 者	陶 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其芳
责任校对	王建党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4.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7-5059-6043-5
定 价	28.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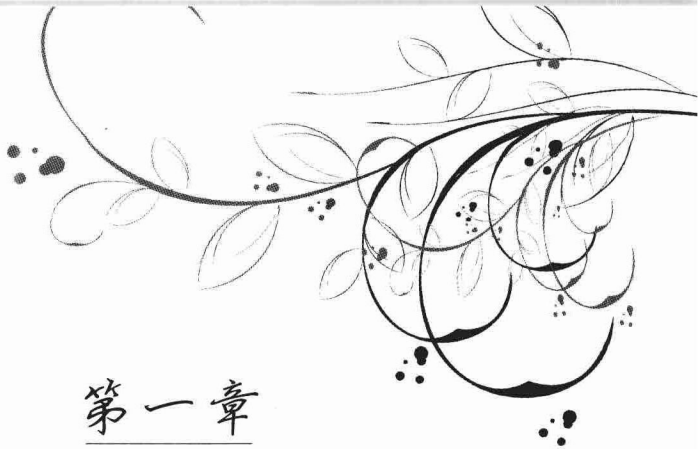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24
第四章.....	42
第五章.....	47
第六章.....	63
第七章.....	85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04
第十章.....	128
第十一章.....	139
第十二章.....	156
第十三章.....	166
第十四章.....	176
第十五章.....	182
第十六章.....	192
第十七章.....	200
第十八章.....	213
第十九章.....	219
第二十章.....	225
第二十一章.....	227





第一章

Di Yi Zhang

/

三月桃花汛就要来了。

春姑娘催促鄱阳湖换上了浓郁的春装，就像仙茅村的母亲为自己的细伢仔换上了花花绿绿的新衣裳，分外迷人。晨光中，鄱阳湖闪着一张红扑扑的脸，成就了第一个笑靥。东边的天际水平线上，她就像镶了一道金边，整个湖面，波光潋滟；近处，几条小鱼船嵌在画中，成就了好一幅早春渔家图。岸边的草洲上，一望无际的青草，得了雨水的涵养浸润，疯长成一片墨绿。三五成群的水牛在湖滩上悠闲嬉戏，顽皮的白鹤骑在牛背上，驾驭着浪漫，成就了鄱阳湖的另类和谐。几只迟归的大雁，嘶鸣着与众多的白鹤阳雀相伴和，高唱着属于鄱阳湖的奏鸣曲。绿草、碧水、蓝天，还有那自由翱翔的飞鸟，涂抹成鄱阳湖的春日画卷，阳光和煦、莺飞草长，鄱阳湖是水边仙境又是人间天堂。

据老人们说，三月桃花汛是鲤鱼跳龙门的时节，每年的这个时令，仙茅村都要热闹起来。人们划龙船，跑旱船，搭戏台、唱戏文、听俚曲、吹唢呐、敲锣打鼓、做灯做戏。男女老少，穿戴一新，来到湖边，



等着湖边各种祭祀仪式后的爆竹响过、铜锣敲过，几十条小船，一字排开，从斜刺里飞出，驶向湖中，抢着在鄱阳湖撒下第一网。如果村子里谁家在湖中网上来最大、最重的金丝鲤，就预示着今年谁家的孩子学业会有大长进，高中头名。这也是仙茅村代代相传的开河节。

这个日子，也是孩子们的得意时分。学校虽然开学有一阵子了，但是，孩子们的心里装着开河节，那心扑扑跳的就是安定不下来。想着将要吃上煎制的春饼，那香喷喷、甜腻腻的糯米团，想着龙船、旱船水上、草洲上闹春的快活，尽管老师在讲台上唾沫横飞，讲得眉飞色舞，可孩子们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大家跟着教师念“咒语”，心早飞到湖边上去了。

几天连阴雨下来，鄱阳湖的水说涨就涨，今天水线还在草滩边，到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水便没了游玩在草滩上的孩子们脚脖子。于是，孩子们便天天在上学前，去村外堤岸边用竹竿做“水脚线”，焦急地盼着鄱阳湖水渐渐上行，好让大人们早早过一回今年的开河节。

孩子们过开河节，可不是为了那条鲤鱼跳龙门，他们只是给自己找回一丁点属于他们自己的欢乐。这鄱阳湖边的仙茅村，天高皇帝远，早年堤岸没修时，人们都说：“有女不嫁仙茅洲，十年就有九不收。”现在修了堤岸，日子好些了，但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日子虽然解决了温饱，可真正到了要几个急用钱的当口，那就囊中羞涩。如果有个大病大灾，更是叫苦不迭，那穷日子可就无法与城里人比了。

仙茅村人自古崇尚耕读传家，讲求安分守己、安求本分，种田为大业，田中几个收入，能够对付孩子们的学费就算是老天开恩了。钱少了，家穷了，大人们便有愧疚感，就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孩子，就寻思着腾出双手，到外面去找几个活钱，虽然进城打工也是卖苦力，做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可是，为了生计，仙茅村的大人们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寒碜，只闭上眼去寻路子、找门子、托人情进城。到了这当口，孩子们虽然有些不情愿自己的父母离自己而去，心底却也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因为，父母在身边，每天就像唐僧念紧箍咒，管得死

死的，让孩子们动弹不得，想去邀伴儿玩个痛快十分不容易。

孩子们盼望过开河节，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大人们在过完开河节后，把田里的早禾栽下去，便会放下裤脚进城，这样，他们这些小伙伴们便有了开心的日子、自由的日子。

仙茅村的鳢鱼、泥塔，还有楝花、柳花她们一群小伙伴都这么想，可是，芦花呢，却犯上了心病。自从母亲告诉她想离开仙茅村，去城里打工后，芦花整天愁眉苦脸，郁郁寡欢。她十分舍不得母亲离开仙茅村。她希望母亲可兰永远陪伴自己，就像小鸟依人，躺在母亲的怀抱，永远也长不大。这种幸福芦花怎么舍得放弃啊！

鳢鱼常常嘲笑芦花，说她是唧唧花，长不大，花也不鲜艳。芦花也不介意。在仙茅村这帮野孩子中，鳢鱼真像条鳢鱼，在水中穿梭往来，搞恶作剧，做现世宝，游刃有余。芦花总是和鳢鱼保持一定距离，既不招惹他，又不讨好他。芦花对水顺倒是挺热厚的。水顺人如其名，温顺而知冷热，从不邀伙攻击同伴。尽管芦花和水顺都有那种与群不合的个性，似乎天生的孤寥，天生的“不合时宜”，但芦花还是坚持自己的个性。

鳢鱼有时戏弄芦花：“干脆，跟你妈妈说一说，你们家和水顺家合家算了。水顺的父亲郝卡来不也是软肚茄子一个吗！”芦花气得直想甩鳢鱼耳光，可她思前想后，还是忍了，忍归忍，但是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气得开口骂人了：“你们家父鳢鱼、子鳢鱼、鳢鱼头，憨头都生一窝了。”鳢鱼听了也不生气，哈哈大笑：“鳢鱼据说就是靠吃湖里的芦花长大的，你看，我这头长得这么大，一定是吃多了芦花。”众伙伴一齐起哄：对，芦花挺香的，鳢鱼吃芦花，鬼精灵。芦花操起土坷垃，追着鳢鱼，好一阵枪林弹雨。鳢鱼呢？走一阵，笑一阵，随后却立地生根，再也不走，任由芦花的绣花拳在身上狠砸。

水顺看不入眼，这时便插到中间，挡了芦花：“哎呀，芦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生鳢鱼的气，干脆把头去撞村口那棵老樟树算了。他是什么人，没皮的树爬得上去，开裆裤子他穿得出去，别和他这种人一般

见识。”

芦花闪着汪汪泪眼，也只好作罢。

棟花在一旁看不下去，也过来安慰芦花：“芦花，生什么气？鳢鱼这个人的口，有时咬人、有时叮人，是家常便饭，咱不碍他就是了。再说，你也别成天一个人想心事，你母亲出去打工，只为了挣好多好多的钱回来，供你将来上中学、念大学。我的父母都出去两年了，你看我可就想得开，想读书就读几句，想吃肉就到婆婆面前嗔几声。哎，我家婆婆才好哄呢，只差我要摘天上的星星，她不举竹篙去顶下来。”

水顺不满棟花的话：“你是条天不管、地不收的野狗，只配和鳢鱼走一路的人。”

“你说什么，水顺，你再说一遍。你们家是破锣世家，父亲敲破锣、母亲响破锣，名声盖世啊！没想到，今天你也成了破锣。”鳢鱼将书包甩在地上，虎着脸，照着水顺的脑袋就是一拳，“你侮辱我，我没生气，又羞辱棟花，好像你就是鄱阳湖边的大樟树，我们都是烂茅草。”

水顺听鳢鱼话中带刺，伤了自己的自尊心不说，还伤了自己的父母亲，顾不得肿起的脸，冲过去，揪住鳢鱼的头发，两人扭打在一起。

棟花见水顺占了上风，也窜上前，将水顺的手掰开。平时，水顺打架并不是鳢鱼的对手，刚才趁鳢鱼不备，赚得便宜，扭住了鳢鱼，讨了上风，没想到却被棟花帮拳。水顺顿时便成了落水狗，瘫在地上，嘴里穷嚷：“疯狗，你们咬我，咬哇！”芦花看不下去了，一声喊：“喂，老村长来啰。”这一声真管用，众人一愕，都收了手。棟花却仍然喋喋不休厉声道：“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学习成绩比我好，就装神气。以后长大了，在这仙茅村，还不知谁活得比谁好呢！你看人家文竹的父亲强生和春草的父亲杳子，上学时学习成绩不很优秀如今却赚了大钱成了城里的大款。”

水顺气愤地回敬道：“你就看到那个杳子，你怎不提我们村有名的

清华大学研究生胡以群，他比谁差。”孩子们这时都不出声了。因为胡以群可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啊！

水顺的父亲郝卡来是村子里的巡夜员，这份差使，其实就是与旧时代的更夫相似。乡村宁静的夜色中，传出几声锣响，虽说不能惊天动地，却能撼人心弦。卡来人像芝麻秆一个，喉管子却挺脆，每天晚二遍“小心火烛，注意安全”是他的必修课。他卡着嗓子长长地一喊，村里人便将头从门内伸进街巷中，“卡来，你的喉管子只怕是镇上铁匠铺敲出的喇叭，从来就没有断过声。”郝卡来听了只是笑，也不分辩，照样自己敲着自己的锣。他的更语也有特色，春上他喊：“会烧火胜过一把镰，会当家赛过一垌田，大家防火啊！”夏天他喊：“鄱阳湖里发大水，湿不得灶间柴，防火要紧啊！”秋天他喊：“交秋脱伏，热得烂熟。莫让明火进屋，用火安全是福啊！”冬天他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郝卡来的哑嗓子成了仙茅村的夜鸣虫、催眠曲，有哪一天，郝卡来病了，或者出村走亲访友，这夜就让仙茅村人觉些寂静。让村里人觉得不自在，生活中就像缺少了什么。尤其是村里的孩子们，每天跟着锣声走，围着郝卡来，做着郝卡来的应声虫。郝卡来喊一声“天干物燥”，孩子们便跟着嚷：“小心火烛！”久而久之，郝卡来离不开孩子们，孩子们也离不开郝卡来。鳢鱼跟着郝卡来打更，是孩子们中最不安分的一员。他抢过郝卡来的锣槌，领头高喊：“交秋脱伏”，众孩子跟着起哄：“热得烂熟。”他又嚷：“莫让明火进屋”，孩子们接着喊：“用火安全是福。”一条巷子的响动，在村子里回荡，大人们劳累一天，有孩子们各家门前唱锣，也多了好些个甜言笑语。卡来自己也在这锣声中找到了属于他的欢乐，享受生活赋予的痛快和安详。

到了开河节前的日子，郝卡来又编起了新的词儿唱锣：“开河节，忙不迭，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客。灶间要安全啊！”郝卡来的唱词得到村人的赞赏，村里剧团的主角章根摸着鳢鱼和二顺的头，戏谑地对孩子们说：“鳢鱼哟，看来郝卡来打更的接班人非你莫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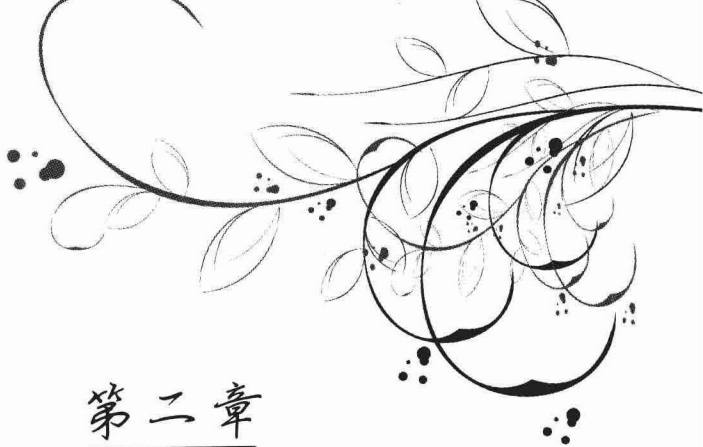
鳢鱼听此，十分不乐意，将锣和锣槌往地上一扔，“咣当”一声，



“呸，我才不当这个打更的，我跟我爸进城打工去。我爸说过，到城里还能看世事呢。”

“呵，鳊鱼，你以为打工容易，”老村长捡起锣槌说：“打工也要文化，你们现在要努力学习，争取都像以群那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鳊鱼却不认同，扭着头不以为然道：“胡以群叔叔在仙茅村也就一个，我们可不敢比。”说完，打一声呼哨，众孩子们登时四散遁身于夜幕之中。



第二章

Di Er Zhang

2

水边人家，虽然生活困顿，可在庆贺节日时，却一点也不马虎，只要是节庆需要，村子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为开河节做谋划、认真筹备。

老村长罗志宽坐在村中的老祠堂上，稳坐先锋帐，指挥笃定。祠堂正中央的祖宗牌位映着他那张满是刀把儿皱纹的脸，平添了几分老气。祠堂那些门窗上的细花木雕和墙壁上的鸟兽石雕、砖雕，与老村长的长者风度相映生辉，烛光中的威势和神圣使全村男女顶礼膜拜。就连正对祠堂前的鄱阳湖水也多了几分宁静。

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部署，从上午祭祀湖神的仪式到下午村中采茶戏的演出，诸如祭祀用的香火爆竹采买，中午全村聚餐的安排，菜食的预备以及酒席上需要多少肉，杀谁家的猪，折价多少。当然，菜肴色香味的讲究，是最要紧的。掌厨的大师傅人选自然是一致通过。大家都异口同声同意由芦花的母亲可兰掌厨。芦花的母亲可兰生在仙茅镇上，在娘家时，其父是镇上出了名的掌勺人，可兰虽然手上功夫不如其父，

但是，烧、炒、炖、煮，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平时，村中哪家有红白喜事，别看她年纪轻轻，家家都请她出山。可兰也当仁不让，从不推迟。她要求不高，拿的报酬也不多，东家给条毛巾、一块肥皂，她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有哪家境富足些，为人客套些，生活也奢侈些的人家，给她块布料，她也笑纳。在仙茅村，受人尊重者，首数老村长，其次便是可兰了。

有肉吃，打平伙，众人聚餐欢度开河节，这是全村人求之不得的好事。大家听了老村长的决定，那是济济一堂，笑逐颜开，唧唧喳喳。

老村长到此时，便会扬扬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他还会把村中剧团的掌门人、棟花的父亲章根从人丛中揪出来，与他商量开河节那天下午剧团的演出。因为这场演出非同小可，到那日，周遭四村八邻的人们都要过村来看戏，这戏只能演好，不能演砸。剧团是仙茅村的脸面，仙茅镇这地方，十几个行政村，二十来个自然村，就有八个村有剧团。人们都称这里为戏窝。平时，几个剧团相互抬杠子，都说自己的剧团是仙茅镇地方的头块牌。但是，真正能上台面的，能够出外去为仙茅镇争回脸面的，就得数仙茅村的剧团了。早几年，几个剧团去参加县上调演，仙茅村得了第一名，那神气，让仙茅村人脸上好一阵子泛光。当然，这戏演得好，自然得感谢剧团的两位台柱子，一位是棟花的父亲，剧团团长，小生扮演者章根；一位就是泥塔的母亲洪幽香，那位仙茅村村民心目中的公主，她的形象，分外地水灵，只要她一开口，就让人陶醉。俩人同台演出的《三伢子观灯》，那是仙茅村剧团的保留剧目，一出劝人戒赌的好戏《功夫》更是章根和洪幽香的拿手好戏。

村里人守着老村长开口，当然不仅于此，更重要的还在后头呢。按照村俗，每次的祭湖仪式都要选派一对童男童女当司仪，跟在村子里的主祭后面，也就是老村长罗志宽后面转。要说，选司仪不也就是要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女孩捧捧大人的场吗，有什么了不起。可在仙茅村人眼中，却分外重要。仙茅村历史上就为选这对童男童女，村人自己动口舌、动拳脚，甚至打死过人。因为入选童男童女，就预示着这对男女交

了好运，一辈子有个好前程。这等好事，凡是村里有孩子的家庭，谁个不争，哪个不抢！选中了的兴高采烈，没选中的黯然伤心。到了罗志宽手上，他倒有办法，每年的这个节日来临之前，他便召集全村红丁聚众议事，让每位参会者写上一对红丁的姓名，依次投进事先准备好的竹筒中。然后由仙茅村小学的校长胡伟和小学老师何虹俩，一个唱票，一个黑板上画正字。但是，到最后，罗志宽还定了一条规则，为了防止村中族面大的人家占便宜，最后的挑选结果可以是两对。选举结果公布后，由罗志宽召集村中的长老会，对这两对男女进行评议，最后，由长老会做出选择，定出当年的童男童女。

今年这个神圣的时刻来到后，罗志宽的脸色分外冷峻，他首先宣布了今年的红丁选举结果，当年当选的第一对为水顺和芦花，第二对为鳢鱼和春草。随后，他便让章根和洪幽香屏退左右，将村中六位长者留下议事。

章根和洪幽香将众人劝出门外后，两人也退出门外将大门反扣，以示公允。村人皆聚集在祠堂土库外的千年老樟树下焦急地等待，大家议论纷纷，都在猜测着胜算者。遴选这对童男童女的标准不外乎要求人品好、学习成绩好、家境好、教子有方。围绕这个标准，人们细细地品评。多数人认为水顺那一对胜算的可能性大。

土库的大门关上后，那对石狮子似乎显示出它的威势，让人们在土库生发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族权的分量和厚重只有在石狮张开的大口中找到圆满而又合理的答案。

土库的大堂上，虽然关了大门，由于有天井的光线照射，不至于显得特别阴暗，加上大堂上的烛光，陪伴着六位长老正襟危坐，还真有个庄重样子。

但是，今年的遴选却让罗志宽有几分意外，几位长老竟倾向于第一轮选举的弱者——鳢鱼和春草。很明显，鳢鱼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是很差，却比不过水顺。说到人品，鳢鱼也没有水顺优秀。水顺老实、听话、尊老爱幼。而鳢鱼呢？打架是家常便饭，又是村里出了名的顽皮头

子。为何老人们会动恻隐之心？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呢？问题就出在水顺的家长身上。水顺的父亲郝卡来和母亲聂道子正闹离婚，而且两人分居有几年了。这离婚是仙茅村村俗中的大忌，也是遴选其家子女的首要条件。水顺的母亲聂道子常年在外经商，据说是因为投靠了一位富翁，掘了第一桶金，因此，聂道子成了仙茅镇出门在外的女强人，县上领导流水席中的座上宾；水顺的父亲郝卡来却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土包子，平日只会敲木鱼样敲锣打更，弯腰屈腿在几亩薄田上下工夫，浑然不知外面还有如此“精彩”的世界。女人有了钱，也不安分，聂道子在城里养“鸭子”不说，还把个比她小得多的后生男人带到镇上招摇，美其名曰：助手。好不风光！

诚然，水顺的母亲聂道子行为举止不端，不在入选之列，情有可原，可就冤枉了芦花，她的品行、德性在仙茅村可谓首屈一指啊！没办法，长老会的评委不认同，芦花受水顺的牵连，自然会被淘汰了。

不过，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峰回路转，有位居住在鳢鱼家附近的长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鳢鱼父母亲在城里打工，一直靠婆婆抚养。可鳢鱼野惯了，从小不听祖母的劝导教育，我行我素，野人一个，无拘无束无人拘管。这种人怎么能入选？几个人议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罗志宽几次欲休会，却又住了口。他主持过多少次的遴选，就没有这回这么棘手。不过，罗志宽还是想到了好的解决办法，这办法是什么呢？老一套，无记名投票吧。

结果终于出现了，九九还归八十一，六位长老三比三，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如此有争议的结果。更多的年份，大家都接近一致，很少出现由罗志宽最后票决的局面。他双手战战兢兢，最后投下了属于他的庄严一票，水顺和芦花当选。

门外的人们听了胡伟和何虹的告示，好一阵欢呼。



听了台阶上胡校长的唱名，在众人的欢呼声背后，却有一个人黯然

退场。

让何虹吃惊的是，这个人竟是芦花。要说原本芦花听了该高兴啊！何虹留意着场上的动静，她满以为这样的竞选有可能出现负面的影响，给那些落选的孩子心灵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以致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绩，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欲望，使他们有挫败感。何虹担心的莫过于鳢鱼和春草。如果这两个孩子心灵脆弱，经不起如此打击，后果不堪设想。

现场的戏剧性变化并未朝何虹想象的方向发展，鳢鱼和春草也许在心底有交锋，可是，表情却没有更大的起伏变化，仍然与小伙伴们有说有笑，不当一回事儿。倒是这个当选的芦花却别开众人，悻悻地沿着牛车道，朝鄱阳湖大堤走去。

何虹见状，略加思索后，悄悄地尾随芦花而去。

离开众人的视野，闪进一片柳林，何虹紧赶几步，追上芦花。

“芦花！怎么啦，应该高兴反倒忧忧闷闷，你怎么啦？”何虹气喘吁吁，连连追问。

“何老师，你让老村长收回成命，让鳢鱼和春草当选吧。我们这对中，水顺不够格，我也不够格……”

“你怎么不够格？”何虹惊讶地望着芦花。

“我真的不够格。”芦花闪着泪花，一副认真的样子。

“你说理由哇。”

“反正我就是不够格。”芦花喃喃自语，又像是说给何虹听。

何虹笑了，她十分喜爱芦花的纯真：“你不够格，那谁也不够格。仙茅村谁不知道，你父亲为人直爽，乐于助人，他进城去是全村人的采购员。谁家缺什么，都托他从城里带回来。他在村里是义工，谁家的田地耕种缺劳力，只要他有闲，就一定上门相帮。再说你母亲可兰，贤惠而文静，村里谁家的红白喜事她都相帮操办。大家都把她比着仙女，你自己也……”

“你不用夸我，何老师，真的，我的家是小姐名声，外表光光泽，肚里一包糠，没有你想象的和说的那样好。”



“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天天吵。唉，何老师，这你就别问了，反正我是不情愿当选。”

“唉！我当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为的是你父母吵个架，那算什么！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家的父母不斗嘴呢。生活上有难处，相骂几句，出出气，也就和好如初了。”

“不，何老师。”芦花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何老师，我的家……唉，我们家……”

“哎呀，我说芦花，你小小年纪，怎么这样重的心思？父母的事，父母解决，你愁什么，烦什么？再说，像你家父母那样的好人，打灯笼难找啊！”何虹指着浩瀚的鄱阳湖劝解芦花，“你看，鄱阳湖的水面如此宽阔，你也就学这湖水，把心胸放宽广些。”

“我父亲他……哎，我母亲，”芦花用信任的目光望了望何虹，迟疑片刻终于鼓足勇气将自己心底的话和盘托出，“我父亲他不正经，瞒着我母亲和村西的寡妇柳花娘好上了。”说到这，芦花似乎向何老师透亮了心底。

“原来就是这事呀。你呀，芦花，不是我责怪你。”何虹抚着芦花的乱发，亲昵地说，“芦花，你年纪还小，不懂大人的事。你爸的人品在村里早有公论。再说你爸和柳花娘吧，他们同一个村庄住，大家相处得好些，这也不足为怪。柳花娘一个人，带着柳花，要求也不高，活得艰难，没有个能扛得起家的男人。再说还有病，都说她得的是妇科病，要是这样，她怎么能和你爸好上呢？你爸这个人我早就说了，他是个热心肠，谁家有难他不上前，他不帮？柳花娘的难处大一点，他帮得多一点，用的心劲足一点，只能说明你爸乐于助人。至于你爸是不是你妈说的那种人，你哪里又搞得清楚呢。”

芦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急着说：“我妈为这事，都气得要丢下我，到外地打工啊。”

“那你好好劝劝你妈。就说何老师讲的，家和万事兴。请她们别闹

了，好吗？”

芦花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脸上又泛起灿烂的笑容。

何虹也笑了，她牵着芦花，如痴如醉地享受着鄱阳湖大自然的风，享受着鄱阳湖大自然的水，享受着那天赐的美好风光。



村里的男女都在为开河节的即将来临兴奋不已，大家都在做着各种准备迎接开河节的到来，女人们更是忙碌，都在为儿女们准备新的衣裳，可兰在女儿被选中司仪后，分外高兴。她特意从自家的箱底翻出结婚时用过的嫁妆，将那件红色的罩褂改小，让芦花穿上。谁知好心没有好报，芦花怎么也不肯穿上这件衣服，她生性低调，不愿意出格，让人注目。一个女孩子，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何曾计较穿着打扮。可兰这份心算是白费了。可兰却不甘心，她又将那条红色外裤剪了，做成披肩，她认为，用这披肩衬了女儿白净的脸，十分出众。

陈水却抱怨妻子：“你呀，净做些没油盐的事。把她打扮成花姐儿，她年纪又小，还让她有心情读不读书？你这是害她啊！”

“害她？对了，我没害你就够了。”可兰没好气地说：“我把心思用在女儿身上，哪点不对？可不像人家吃家饭，屙野屎，天天在外面，驮别人的女儿上医院，帮别的女人挑谷机米，做别人家的当家主。……”

“啊！好啦，好啦，你又把我扯上了。村里的男人这么少，我一个大男人，看着别人有难不帮，过意不去啊！”陈水无可奈何地解释。

“是啊！你帮人家挑谷，人家投怀送抱，你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嘛！”可兰酸酸地白了丈夫一眼。

陈水眼大眉黑脸匀称，脾气却不小，他几乎被可兰激怒，正要去田上放水的他，扔了锹，没好气道：“你这个人就爱生事，嚼说些没放油盐的菜兜子。不要说我没这档子事，就凭你这种心思待人，就动心干那事，倒在情在理。都是被你逼的啊！”陈水掰着指头道：“你心眼小、